

东野圭吾

学生街的日子



南海出版公司

学生街的日子

(日) 东野圭吾 著

王维幸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学生街的日子 / (日) 东野圭吾著; 王维幸译. --
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2018.10
ISBN 978-7-5442-9372-3

I. ①学… II. ①东… ②王… III. ①长篇小说—日
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63994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30-2018-103

GAKUSEIGAI NO SATSUIJIN

© Keigo Higashino 1990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DANSHA LTD.

Publication rights for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edition arranged with KODANSHA
LTD. through KODANSHA BEIJING CULTURE LTD. Beijing, China.

All rights reserved.

学生街的日子

〔日〕东野圭吾 著

王维幸 译

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 51 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电话 (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张 锐
特邀编辑 倪莎莎
装帧设计 陈绮清
内文制作 杨兴艳

印 刷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开 本 890 毫米 × 1270 毫米 1/32
印 张 10
字 数 232 千
版 次 2018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9372-3
定 价 49.5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发邮件至 zhiliang@readinglife.com

目 录

第一章	堕胎 赌徒 谋杀	1
第二章	妹妹 警察 密室	57
第三章	圣诞树 开球 皮夹克男人	117
第四章	揭秘 对决 逆转	185
第五章	陵园 教堂 再见	251

第一章

堕胎 赌徒 谋杀

1

广播中播放着卢·唐纳森演奏的曲子，对二人的心情来说，这首曲子似乎不太适合做背景音乐。盘腿而坐的光平伸出修长的手关掉了收音机。

沉默顿时占据了六叠^①大的房间。

广美的表情比平常略显僵硬。她往两个茶碗里倒进日本茶，把较大的那个碗放到光平面前。那个茶碗是在附近一家寿司店开业时抽奖得到的。

光平呷了口茶，放下茶碗，低声问：“为什么？”

广美端正地跪坐在坐垫上，挺直身子喝着茶，闻言不解地侧过脸来。“什么？”

“别装糊涂。”光平咄咄地喝光茶，“为什么堕胎？”

听到这里，广美好像明白了似的放松下来，微微一笑。“因为这是最好的选择啊。”

“为什么？”光平的声音严厉起来，“为什么就不能生下来？”

①日本计量房屋面积大小的单位，1叠约为1.62平方米。

“生下来之后怎么办？”

“抚养。我来照顾。”

广美放下茶碗，将手搭在额头上，俨然一副轻微头疼的样子。“谢谢。不过，这是我个人的事。”

“这也是我的事，因为是我的孩子。就算我再比你年轻，起码也应该跟我商量一下。”光平直直盯着广美。事关重大，今天决不能就这么算了。

广美并未轻易妥协，眼角略微上翘的大眼睛迎着光平的目光，声音平静地说：“如果我说这孩子不是你的，你能接受吗？”

光平屏住呼吸，腋下流出细细的汗珠。“你在开玩笑吧？”沉默良久后，他终于开口说道。

广美目不斜视，面无表情地回答：“开玩笑的。”

光平长舒了一口气。“现在不是开玩笑的时候，你不知道我有多么担心你吗？”

“好了，别担心，我没事。”广美站起来，打开窗户，做了个深呼吸，又重复了一遍，“没事的。”

“几个月了？”光平问。

“三个月。”广美回答。

光平在脑中计算着。虽是男人，他也知道要从妊娠天数来推算受孕日期，只用减法是不行的。

“这么说，就是那次……”光平咕哝着。

广美像没听到似的拿起放在窗边的一个花盆。“发芽了啊，种的是什么？”

光平并未回答，而是抬头望着广美，说：“钱，我会出的。”

“其实，我并不是想要你以这种方式来负责，毕竟，已经消逝的

东西，谁都无法挽回。”广美把花盆放回原处，披上夹克，朝光平莞尔一笑，“明明没钱还逞强。没事的，不用太在意。”

“丢死人了。”

“不丢人。”广美夹起楚萨迪提包，穿上鞋，“原本是想瞒着阿光你的。不过，我还是觉得，说出来心里稍微痛快了一些。这样你也算完成了该做的事。”“改天再来”，广美留下这句话就走了。

光平想回一句，却没找到合适的话语，只能任由广美走下公寓楼梯的脚步声有节奏地传来。他无奈地站起身，从窗边远眺她的背影。冷风吹进来，花盆里的新芽随之摇曳。

到底能开出什么样的花呢？光平在心里喃喃着，因为他也不知道种的是什么种子。

2

临近中午，邮递员给光平送来了两封信，一封塞满了西装广告，另一个白色的信封上用楷书工整地写着收信人地址。广告函是光平去年夏天做藏青色西装时的那家裁缝店的店主寄来的，白信封则来自老家的母亲。

光平仔细地拆开信封，取出信笺，一共有三张。

“你好吗？我和你爸都很健康，你不用挂念。”

信的开头照旧是“生意还不错”“带孙子去了‘七五三’^①祝贺仪式”之类的琐事。信中提到的生意是指父亲经营的面馆，孙子则是

^①日本传统的儿童节，每年11月15日，三岁、五岁的男孩和三岁、七岁的女孩均穿和服随父母到神社参拜，祈求能平安长大。

哥哥的儿子。

信的结尾也照例是“研究生院那边忙吗？下次什么时候回来？有个准日子后就告诉我们一声”。

光平把信笺装回信封，放到矮桌上，在榻榻米上仰面躺下。心口变得憋闷起来，就像吃多了油腻食物时的感觉。

研究生院？光平使劲呼了口气，好像要把体内积存的沉淀物吐出来。两年后，又该怎么糊弄过去呢？

到了下午，光平离开公寓，步行十分钟来到了一家名叫“青木”的咖啡厅。咖啡厅并不算大，只有五张四人桌，墙上还贴着炒饭配咖啡的套餐价目表，很难称得上是一家雅致的咖啡厅，但还是有几名客人，他们大概都是来看墙边书架上的那些漫画书的。

“你来得正好。”看到光平的身影后，沙绪里绽开红唇笑了。她端着一个托盘，上面放着四杯冒着热气的咖啡。

沙绪里去年从女子高中退学了，此后一直在这家店工作，每天浓妆艳抹，穿着露出大腿的短裙匆忙穿梭于客人之间，似乎也有几个客人是专门冲着她来的。

“二楼？”光平接过托盘问。

“二楼三杯，三楼一杯。”沙绪里说。

“知道了。”光平端着托盘出了店门，走上旁边的楼梯。

青木的二楼是麻将馆。楼梯的平台上有扇玻璃门，是麻将馆的入口。可以说，青木的生意几乎全靠这麻将馆。今天的生意照样不错，几乎所有麻将桌都客满了。虽然一直开着换气扇，开门时灰色的空气还是扑面而来。不抽烟的光平把三杯咖啡放到柜台上，跟干瘦的老板打过招呼后，逃也似的离开了。

三楼是台球厅。

光平爬上三楼，只见有四张球桌正在使用，两张开伦球桌，两张美式落袋球桌。客人都是学生模样，其中还有两名身穿花哨毛衣的女孩，似乎是来为男友助威的。

光平将咖啡递给一名客人，然后环顾室内，看到松木元晴像往常那样站在窗边望着店前的路发呆。光平把托盘放在身后，慢慢走了过去。松木发现了他，回过头来，悠闲地打了声招呼。

光平三个月前刚来到这里时，松木就已经在负责台球厅了。他平时总是一边拢着打了摩丝的头，一边呆呆地凝视窗外，至于年龄，据说是二十八岁，比光平大五岁。

“情况怎么样？”光平问。他总是用这句话来代替寒暄。

“还行吧。”松木回答，“瞧。”说着，他朝道路的方向努了努下巴。他示意的是位于青木斜对面的一家美发店，那里似乎正在重新装修店面。

“那儿最近完全落伍了，正搭上老本在重新装修呢。”松木用嘲讽的口吻说，“不过，结果还不是一样？就算开始时顾客们图个新鲜来得多一点，可过不了多久还是得照旧。”

“要是那店主听到你这话，肯定要哭鼻子了。”

“怎么会哭呢？店主也不是傻子，人家也知道在这种地方再折腾也没用。这条街已经过气了。大家之所以不走，只是因为缺少勇气而已。”

光平俯瞰着街道。一条双向两车道的路纵贯南北，往北可直达本地的大学。大学的正门原本就在那里，不过现在已经不在了，东移了九十度。改动位置的主要理由是为建新校舍节省空间，而且离车站也近。

正门还在北面的时候，这条街上总会挤满学生，长期以来一直被人们亲切地叫作学生街。无论增加多少家咖啡厅也全都满客，为了争抢麻将馆的一张麻将桌，有的学生甚至大清早就来排队，游戏中心、迪厅等学生容易扎堆的娱乐设施争相进驻这里。青木的老板就是用当时赚的钱把房子改建成了三层。

可是，由于正门位置的变动，学生一下子就不怎么来了。

各店的经营者都知道好日子已经到头，从前那种顾客盈门的盛况将一去不复返。能照顾生意的恐怕只剩下熟客，同行间的竞争越发惨烈。

店主们错就错在没有考虑到学生的理性，以为他们会更喜欢相熟的店铺，可结果并非如此。学生可不会只认准一家店或一家店的咖啡，只要离大学或车站近，能玩得高兴，店在哪里都无所谓。

各种各样的店铺竞相进驻连接着大学新正门和车站的大街，新学生街开始繁荣，而旧学生街上一半以上的店铺都关门了，现在剩下的店铺数量还不到鼎盛期的四分之一。

“总之，我讨厌这条街。”松木总结般地说道。

“那你为什么还来？”

“我当时也没想到是这样的街，早知道大概就不来了。”

“那还一直住在这儿？”

“早晚会逃离的。”松木从裤兜里掏出一块口香糖，扔进嘴里，“现在正研究计划呢。”

“长期计划？”光平略带嘲讽地问。

“是要花一些时间。”松木一脸严肃，“逃离就是这样。你看过一部名叫《大逃亡》的电影吗？”

光平摇摇头。

“那，《巴比龙》呢？”松木又问。

“不知道。我不怎么看电影。”

“电影还是应该看一看的，能给人提供一些参考。”松木说完，在光平面前吹起了一个拳头大小的泡泡。

松木真是个不可思议的人。光平认识他都快三个月了，可他不透露半点个人信息。光平对他的了解仅限于台球打得好、不太有钱之类。就算去问老板，似乎也是相同的回答。老板是去年冬天雇的他，对他同样一无所知，只知道他是手持一张“招工，有台球经验者优先”的广告突然现身的。

虽然从来不说自己的情况，松木却问了许多光平的事。他对光平大学毕业后未就业一事似乎尤其感兴趣，总是缠着询问理由。

“你问我为什么？这个还真不好回答。也并非我不想工作，只是我们机械工学专业的学生毕业后都要去制造业上班，可是不想走这条老路。我想在更大的范围中寻找一份自己真正喜欢的工作。”

每当光平说这些时，朋友们总是嗤之以鼻，唯有松木听得很认真，而且还总会如此评价：“你这想法是不错。现在这个社会，当你想决定自己出路的时候，你就已经步入正轨。但光有梦想还不行。如果不行动，世界是不会改变的。”

光平以为松木心里也怀着某种梦想，可通过平时的观察，又分明不像。

松木朝入口处望了望，抬起右手。光平也朝那里望去，只见“赌徒绅士”面带微笑走了进来。

“大中午的过来，还真是罕见啊。”松木打着招呼。

“请假了。”

“请假来特训？你可真投入。”

“倒也不是。不知为什么，不由自主地就想过来。”绅士脱掉外套，仔细地挂在衣架上，“总觉得今天会赢。”

“那好啊。”松木也脱掉了黑色皮夹克，二人走向最边上的一张开伦球桌。

绅士的年龄在四十岁上下，平时穿着一身深褐色西装，因此松木一直这样称呼他。据说他多年前就是这里的常客，从松木开始在这里工作时起二人就认识了。他也住在附近，隔几天就会来一次，向松木挑战。不过，他的球技不怎么样。

“今天下班后去喝两杯怎么样？”光平朝松木做了个倒酒的手势。

松木一边挑选球杆，一边眨了眨眼表示同意。

下午一点到晚上九点是光平在青木上班的时间，主要工作是为客人送餐。不光是一楼的咖啡厅，二楼三楼也得往返多次，所以算是一项重体力工作。

武宫出现在咖啡厅是在晚上八点前后。他身着一件苔绿色休闲西装，戴着一副淡蓝色镜片的平光眼镜。他板着脸走进店内，先环顾了一圈，然后慢吞吞地在最里面的一张桌子旁坐了下来。那里是他的专座。

光平知道武宫为什么喜欢那个位子，便让沙绪里去点餐。沙绪里把盛着冰水的杯子放在托盘上，若无其事地走了过去。

光平假装看电视综艺节目，朝武宫那边偷偷看了一眼，发现他正不停向沙绪里搭讪。他唇角上翘，还不时往上推推平光眼镜。沙绪里把托盘拿在身后，一会儿交叠起性感的双腿，一会儿踢踢地板，听着他说话。不一会儿，沙绪里走了回来。

“咖啡一杯。”她说。光平听后走进厨房，不久她也跟了过来。“保时捷。”她对光平耳语，“说是保证会借辆保时捷。”

“开保时捷去兜风？”光平一边冲咖啡一边说。

“他自以为是男朋友呢。不过我不喜欢被人纠缠，所以就说明天没法休息，拒绝了。”

“他想和你上床吧。”

“没有啊。”沙绪里噙起红唇，“只是让他碰过，而且只是上半身。”

“这样会适得其反。”光平进一步压低声音说，“这种男人最好少搭理。”

不久，店里的客人只剩下武宫一人。他一会儿读读报纸，一会儿翻翻杂志，还不时跟沙绪里搭讪，后来似乎也厌倦了，就喊了声“津村”，招呼正在擦空桌子的光平。“求职怎么样了啊？”武宫一副居高临下的口吻。

光平并未停手，简短地回了一句“没头绪”。

武宫似乎咂了咂舌。“你还好意思说‘没头绪’？你总不能成天都这样混日子吧？想给教授丢脸？”

光平没有回答，而是重新叠了一下抹布，擦拭起另一张桌子。

“实在不行，我再跟教授谈谈。就算去不了一流企业，一般的公司应该还是有办法的。”

“算了。”光平答道，“我自己的事自己会考虑的，现在正在想办法呢。”

“光要嘴皮子有什么用？一眨眼的工夫人就老了，等你明白过来的时候已经晚了。”

这次光平什么都没回应，只是更加用力地擦着桌子。

武宫煞有介事地叹了口气，再次将注意力转回到沙绪里身上。

武宫是光平的大学同学，学的也是机械工学。据说他成绩十分优秀，从大一到毕业一直都是第一。他毕业后也并未立即就业，而是在今年开始了硕士课程。研究室对他的期望值很高，都认为他将来肯定会成为教授。

光平刚来这里工作就知道武宫是青木的常客，发现他的目的在沙绪里身上则是在上班一周后。

看到不好好就业而是做服务生、前途渺茫的光平，武宫似乎怀有一种优越感。当然，光平面对他时从未产生过低人一等的感觉。

快九点的时候松木下了楼。他粗鲁地开门进来，拿着一张万元大钞在光平眼前晃了晃。“外快，从书店老板那儿弄来的。”

“打四球开伦赢的？”

“玩那个他就不上这当了。是在他最拿手的轮换玩法中赢的，他主动提出要跟我赌。”

“白扔钱啊。”

“也不能这么说。因为我平时只是糊弄他一下，让他对下次怀有期待。这家伙气坏了，扬言下次一定要赢回来。”

光平苦笑一下，摊开两手。

沙绪里从厨房走出来。松木啪地拍了一下她的屁股。“怎么样？我请客，明天陪陪我？”

“明天？”

“嗯，我明天请假了，下午就没事了。我们去吃点好吃的吧，陪你跳跳你喜欢的迪斯科也行。”

“不行啊，我没法请假。这个月都请两次假了，而且还刚拒绝了另一个邀请。”说着，沙绪里瞥了一眼里面的桌子。只见武宫正紧攥着报纸狠狠地瞪着松木。

“好吓人的表情啊。”松木扮了个怪相，耸耸肩膀，然后一边指着沙绪里一边朝武宫转过身来。“我说高才生，这种不正经的女孩到底哪儿好啊？水性杨花的。高才生嘛，就该找个适合高才生的大小姐才对，是不是？”

“喂，说话可不要太过分！”

“别生气啊，我说的都是实话，对吧？”

松木将手伸向沙绪里，武宫哐当一声站了起来，用中指把眼镜往上一推，像目视仇人一般，经过光平等人脸前直奔门口。

这时，松木的声音从背后传来：“喂，账还没结呢。”

武宫停下脚步，唰地转过身来。

“你大概只点了咖啡吧，三百日元。”松木搓了搓手，摊开手掌。武宫从钱包里拿出三枚百元硬币，放到松木的手掌上。

“谢谢光临。”

松木边说边要将钱交给沙绪里，武宫的脸严重扭曲了。不等光平叫出声，他已经挥拳朝松木打来。松木闪身躲开，敏捷地挥出右拳反击。随着沉闷的声响，武宫撞到了旁边的桌椅上。椅子倒了，玻璃烟灰缸也掉在地上摔碎了。

事情发生得很突然，光平和沙绪里呆若木鸡地望着瘫软的武宫。

“别胡来哦。”松木吐出一句不合时宜的话，然后朝光平回过头来，说，“走。”光平一时也不知该说什么，只能微微点点头。

“你如果还知道有个词叫‘正当防卫’，就不应该恨我。沙绪里，替我给他贴个创可贴，这样他就会觉得这顿揍没白挨。”松木说完，猛地打开门离开。光平紧随其后。

走了一会儿，松木忽然说道：“我是不是做得有点过分了？”不只是言辞，他的语气听上去也真的充满后悔。